

大宫

DAGONG
YULANQU

玉兰曲

秋姬 著

年少的皇帝爱上自己的母后
幼小的帝姬管自己的父亲叫十二皇兄
这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上

秋姬 著
DAGONG
YULANQU

玉兰曲

大宮

上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宫·玉兰曲/秋姬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5126 - 0383 - 7

I. ①大…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751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80 × 700 毫米 1/16 开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37.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383 - 7/I · 163

定 价: 45.00 元 (全二册)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contents

目录



[上册]

引子	1	第十一章 无嗣	100
第一章 氏族	2	第十二章 争吵	110
第二章 玳君	12	第十三章 宁山	122
第三章 水利	20	第十四章 冬疆	130
第四章 掌政	29	番外 朱妣①	137
第五章 谗草	40	番外 朱妣②	147
第六章 战事	48		
第七章 大婚	59		
第八章 朱妣	70		
第九章 故人	80		
第十章 朝贡	88		

第十五章	新帝	157
第十六章	契约	170
第十七章	表态	183
第十八章	淑妃	193
第十九章	罗盘	202
第二十章	情动	212
第二十一章	凤玺	222
第二十二章	碧澈	230
番外	颀福①	239
番外	颀福②	249
番外	颀福③	261
第二十三章	成双	273
第二十四章	流言	287

[下册]

第二十五章	宝瑶	299	第三十六章	灯节	418
第二十六章	封邑	311	第三十七章	龙凤	429
第二十七章	雾日	325	第三十八章	祖坟	438
第二十八章	雪醉	334	第三十九章	废后	446
第二十九章	离别	345	第四十章	幺娘	457
第三十章	阴谋	353	第四十一章	决裂	469
第三十一章	病变	366	第四十二章	罪孽	480
第三十二章	孕子	376	第四十三章	秋乱	493
第三十三章	邵禾	387	第四十四章	抉择	503
第三十四章	毒粉	401	第四十五章	孤身	512
第三十五章	落发	409	番外	尤妃①	517
			番外	尤妃②	535
			番外	霓裳①	545
			番外	霓裳②	560
			番外	抚弦	577

引子

DAGONG
YULANQU

善若搀着我缓缓走着。

突然一阵风儿吹起，吹得树木沙沙作响，吹起了我素白沉重的袍角，带来了阵阵的幽香。

我就那样停住了脚步。

善若随着我顿了一下，然后略带欣喜地说道：「啊，是玉兰花开了。」

玉兰花……在听到这个名字时我的心被撞了一下。

那个人……曾说过每年都要同我一起赏玉兰，可他……看不到了。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善若却早已知人意地摘了一枝玉兰花塞到我手中。

我低下头，缓缓将花儿举至鼻前，嗅着它清新的香气。什么也看不见……但那香气却搅动着我的回忆，十六年了，十六年了，一切却还是那么鲜活，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第一章 氏族

“擢南宮宇尚書左丞（正四品）、擢南宮簡尚書仆射（從二品）、擢南宮明中書舍人（正五品）、擢邵荃將作少匠（從四品）、擢邵威秘書丞（從五品）、擢于道遠軍器監（正四品）……擢淡承嗣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

我本是面无表情地听着下面吏部尚書奏請今年的人事調動，當聽到淡承嗣的名字時，手不由得一僵，繼而又若无其事地將手里最後一點魚食全部摔到水晶缸里，就看見兩條火紅的鸚尾魚過來爭食吃，那條肥嘟嘟的金魚氣勢汹汹，稍瘦的那條魚兒只有被擠到一邊，怯弱落寞地離開。

我冷哼了一聲，然後扭過頭去看跪在下面的吏部尚書，头上的玉珠墜飾便微微地搖晃起來。

我眯起眼睛，語氣淡淡地說：“哦？淡承嗣，他今年有何政績？”

吏部尚書許是心中有了不好的預感，結結巴巴地回道：“淡承嗣，淡承嗣他任中府果毅都尉（正六品）時盡忠職守，體，體恤下士，故擢為上府……”

我听了反而笑了，說道：“什麼盡忠職守，什麼體恤下士，都是空話罷了。之所以升了他的官，可是因為……他姓淡？”末了我又加重語氣，重複說，“可是因為他与哀家一樣姓淡？”

吏部尚书一下子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

“依哀家看，”我继续说，“哀家反而觉得淡承嗣为人轻狂，且毫无政绩，应该迁为昭武校尉。”

吏部尚书浑身一震，抬头吃惊地看着我，想从我眼中探究出什么，想揣测出我把同姓的弟弟由正六品一下降到六品散官到底是何用意。然而他看不出，看不透，我的眼神淡淡的，波澜不惊，仿佛在说一个最不相关的人。

他只有再次低下头去，沉声回答道：“下臣知道了。”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又吩咐了他几句便让他退下了。

吏部尚书躬着身，正对着我，低着头一步步地退着，在他到门口就要转身离开时，正碰上了要进门的颢福。

吏部尚书一惊，急忙请了安，道了声“皇上吉祥”。

颢福随意地摆了摆手叫他退下，自己就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颢福今年十七岁，面目清秀，举止翩翩，今天外出打猎穿了一件玄色十二章龙袍，腰间悬着金色的游龙香囊和黄褐色龙佩，愈加显得身姿挺拔修长，已然很有男子气概了。

他进来以后急急地叫了声“母后”，便快步走到我面前。

我拉着他在身旁坐下，拿出袖中的手帕为他擦拭额上细密的汗珠，眉眼中有掩饰不住的疼爱，原来不是自己亲生的也可以这般在乎和心疼。

我吩咐楚姿去为颢福端茶，然后转过头关心地问：“皇帝，今日打猎怎么样？”

颢福接过楚姿端上的茶一口气喝了下去，舒服地赞叹一声，听到我发问后反而有些黯然，小声说：“儿臣今天只打到一只羚羊、一只梅花鹿和两只野兔……”

我有些不解，“哎呀，皇帝好箭法，怎么还不开心呢？”

颢福有些难为情地回道：“可是儿臣，没有明哲打得多……”

我听了不禁暗暗发笑，明哲是颢福小时候的伴读，这孩子性格直率了些，凡事也不像别人那样暗里让着皇上，不过，有这样的人在皇上身边也不能说

不是好事。

我缓缓起了身，颢福连忙懂事地上前搀着，我开口说：“福儿，这皇上啊，也不一定凡事都能做到最好。而且很有可能，未必每件事都能做得好。”

“如若这样，还怎么治理天下，让人信服呢？”

“作为皇上只要能掌控好两个字就够了——那就是奴御。”

看着颢福迷惑的眼神，我解释说：“奴御大臣，奴御天下。让他们觉得你是他们的主人，是高高在上，他们该忠心服侍的人。不会作诗没关系，自然会有才华横溢的墨客为你写出优美的文字；不会猎狩也没关系，自然会有最勇敢的猎人为你献上鲜美的野味。你只要掌控了他们的心，则人者尽其职，你不必事必躬亲，自然有人愿意为你效劳……”

颢福沉思着点了点头，末了又问：“但是母后，如何去奴御人心呢？”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以品德，用手段，恩威并施，但这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人心难测，这世上最深的恐怕就是人心，皇帝你以后慢慢地就可以品出其中的意味了。”

善善已经四十多岁了。

我看着早早长出白发的她，心中不由得一阵哀凉。不适合钩心斗角的她生活在这宫中，这么多年为我担惊受怕，尽管现在她已是这宫中最高等级的女官，与我一同享受着这宫里无与伦比的权势与奢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眼中总是布满着抹不开的哀伤与忧郁。

我拉住她那已经算不上细嫩的手，换上欢快的语气问她：“善，你就要过生日了，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善善怜爱地看着我，就那样慈祥地笑了笑，说：“小小姐，老奴一个下人过什么生日……您可别折煞老奴了。”

我有些气恼地回道：“谁说你是下人？谁敢认为你是下人，谁得罪了你就是得罪了我……”

善善笑的时候脸上隐隐浮出一些皱纹。她的手轻轻抚过我的脸庞，轻柔

地责备道：“瞧您，还像个孩子……”

我俯下身去慢慢地抱住她，就像小时候那样伏在善善怀中，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气，心儿便像是泊到了安静的港湾，是那样的平和。

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心中默默地说，善，你就像是我的母亲。

“小小姐，您怎么了？”上面是善善担忧的声音。

我在她的怀中摇了摇头，然后撑起身看向她，调皮地说：“但是善，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份礼物，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说完我拍了拍掌，对外面说：“带他们进来吧。”

话音刚落，就见菟丝掀开门帘，引着十几个人走了进来。

那群人低着头进门，被菟丝带到我和善善跟前跪了下来，口中不太齐整地说着“皇太后万福金安”的话，便叩在地上不敢抬头，可见很是拘束紧张。

他们虽经过精心装饰，穿着干净利落，但仍掩饰不住一股朴素的乡野气息，一看便知不是宫中之人。善善疑惑地看向我，向我无声地询问着。

我对那些人吩咐说：“你们都抬起头来。”然后看向善善，指着他们说：“善，你看看他们是谁？”

善善顺着我的指向看去，眼中流露出疑惑、不解，但过一会儿她“啊”的低低叫出声来，随即捂住了自己的嘴，那种惊讶与喜悦交杂的感情无可言表。

那个跪在前面的人有着一张乡野农夫瘦削黝黑的脸，率先叫了一声“大姐”，接着后面便响起一片“姐姐”“姑妈”“大姨”之声。

善善转头看我，眼睛有些湿润。我想接下来的时间该留给他们一家人团聚了，便起身对善善说：“善，你们好好说说话，留下他们用了晚膳再出宫吧。”

善善听了连忙起身，跪下感激涕零地谢恩。

我急忙拉起善善老迈的身体，对她摇了摇头。善，不需要总是对我这么客气啊。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我身边服侍我，该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

晚上我去看望善善，她早已准备好热腾腾的牛乳给我。我喝完后浑身感觉舒畅许多，然后偏着头问她：“善，你今天高兴吗？你们都聊了什么？”

善善有一瞬间的恍惚，低头喃喃道：“说什么对我思念备至，都是谎话……”

我能感觉到她话中的苦涩，但是善善与我不同，她是个注重亲情的人，无论家人怎样负了她，我知道她依然很想念他们，见到他们也是打心底里高兴的。

我抿了抿嘴说：“我想他们说的是实话吧，毕竟他们是和你血脉相通的亲人。今天跪在最前面的是你的大弟弟吧？听说他是在通义县种地？那以后就让他通义县府当差吧。还有你的二弟，不妨也在衙门谋个差事。你的三弟以前是屠夫，那可不是什么体面的活儿，让我想想有什么适合他的……当然，以后他们若是做得好，我还可以继续提拔他们……”

善善有些惶恐，摇着头回道：“小小姐，他们都是乡野村夫，一辈子在农田里，连大字也不识一个，当什么官，您别抬举他们了。”

“善，赏个官我还能赏得起。”

善善突然间沉默，抬头看着我，仿佛有千言万语憋在胸中，良久她张了张嘴终于说了话：“小小姐，既然这样，请把您的那份仁爱 and 恩赐也赏给淡承嗣好吗？他毕竟是淡家唯一的男脉，他毕竟是将军大人唯一的儿子，他毕竟是……”

“够了，别说了！”我没想到善善好端端地会提到淡承嗣，脸色变得极难看，囁的一下子起了身，粗暴地打断了她。

善善怔住了，但最终还是将那句话说了出来：“他毕竟是您的弟弟……”

我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袖袍下的手紧攥着止不住地微微颤抖。

“善，为什么？那个男人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母亲！为什么还在乎那个男人的事，还回护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与你何干？！他又不是你的儿子！”

善善僵了一下，然后颤颤巍巍地过来拉我的手，恳求道：“小小姐，您别这样，他身上毕竟流着一半和您相同的血液……”

我低头看着我的手腕，激动地说：“我恨这血液！那一半血液不是荣耀，带给我的只有凶残与仇恨。我恨姊，恨淡承嗣，恨与那个男人有关的一切！我要报复，报复淡氏所有与他有亲缘的人！”

善善颤抖着，无力地滑坐在地上，泪流满面。

“小小姐，您为什么想不开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上一辈人的恩怨，淡承嗣是无辜的。难道您就忍心，忍心看到将军最后的血脉这样断送在您手里……”

我这次没有扶起善善，而是低头看着她清楚地说：“我就是要淡氏断送在我手里。我要欣赏淡氏怎样被我玩弄于股掌，渐渐地败落，我要让淡氏后人降为大胤最卑微的贫民，然后我会笑，带着报复的快意大声地笑……他的错要让他的子孙后代承担，若是要恨，就该恨他以前为什么那样对我。好了，善，本来高高兴兴的，我不希望再从你口中听到关于他的事。”

说完我冷漠地转身离开，后面是善善低低的哭泣声，我顿了顿，却终究没有回头劝慰她。当我回到勤政殿时，桌案上放着的正是吏部尚书修改好的人事调动的奏折。我缓缓地打开折子，不知为什么第一眼看到的正是淡承嗣的名字。我看了很久，终于伸出手拿起玉玺，重重地印了下去。

我看着眼前堆得小山般高的奏折，恍惚间竟想起先帝，我的丈夫。记得每次来这勤政殿，他就会从这样高的奏折之间抬起头来，冲我温和地笑。他的眉毛微微地舒展开来，却一时抹不开刚刚批阅国家大事的凝重。我想起他的疲惫，无论我对他是怎样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否认，他是位勤政爱民的好皇帝。而今我处在这样的位置，便知道了后宫女人间的斤斤计较、明争暗斗是多么的渺小和可笑。

对于皇帝，女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既能纵览天下大事，那些女人之间的小把戏又怎么可能不心知肚明？只是他懒得追究，又或者不屑于过问罢了。

有时我会想，也许先帝早就察觉到了我的小心思？察觉到我的野心和所有的装腔作势。也许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个演技拙劣的小丑，而他带着所有的

宽容陪我演完了这场戏，给了我最好的结局。我常常会为这个想法不寒而栗。

虽然从来没有人教导我去如何治理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正尽力将它维持在固有的轨道上并促使其发展，尽管国事要比后宫琐事复杂得多严重得多，干旱、洪涝、灌溉、土木、户籍、税收、反叛，以及贿赂、贪赃枉法，各种各样地方解决不了抑或是逃避责任推脱给上级的案件……总而言之，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但是对于我，无非是将一种称之为“洞察”或“算计”的东西由后宫搬于朝堂之上罢了。我懂得不多，于是我求贤若渴，唯才是用。我用我的洞察力将各种各样贤良的人聚集在我的周围，他们在朝堂之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我在心中权衡利弊，最终决策。我算计那些居心叵测的大臣，让他们为我所用。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各为自己的利益奔波，而我要在他们之间找到平衡，互相牵制，保障皇权至高无上，不可撼动。

也许听起来这些并不是难事，大胤也仿佛一派稳定安宁的景象，但是我知道我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在紧绷着，我深深地盯着别人的眼睛，力图看到每个人的心里去。我虽然才二十五岁，正值女人的大好年华，然而我这样的身份无论穿什么衣服，总是要添上庄重的色彩。我的外袍后面绣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笼罩着我的整个背部，虽然不及天龙舞爪之狰狞，但是它的眼睛时时透露出一种高傲和神圣，无非是掩盖我女人娇柔的身体而显得高贵威仪，不可侵犯。

我执笔批阅着一份又一份的奏折，写“可”或者“不可”，间或写下自己的意见，字数不多，却总是要深思熟虑一番。我皱眉思索着，神色凝重，突然之间感觉我这样像个男人。

我一惊，匆匆搁了笔，一下子站了起来。

旁边服侍的楚姿正要给我端茶，被我撞了一下，一声惊呼，还来不及问，我却早已跑出去奔向尔玉宫了。

我跑进宫殿，已经有些气喘吁吁，正在收拾的如意等人见我突然回来都是一怔，我却向她们挥手吩咐说：“你们都下去吧。”

她们面面相觑，但也不多问，都停了手上的活儿低着头纷纷退下了。

我连忙跑到一个红檀木柜子面前，打开，胡乱地翻找着什么。良久，我终于从最底层扯出一件鹅黄色底红色石榴花的纱袍来。我眯起眼睛看那欢快明亮的颜色，心想真是好久没穿过了啊。

我走到一人高的铜镜面前，慢慢褪下暗紫色的袍子，于是露出了脖下一大片雪白的肌肤和光滑娇嫩的臂膀。我拿着那件衣服有些紧张，呼吸不匀，束胸下的胸脯上下起伏着。我缓缓披上纱袍，镜中的人儿霎时鲜活起来，身姿款款，腰肢纤细，明丽得仿若二八少女。我怔了怔，伸手去确认，镜中的人也同时伸出手来，指尖相碰，我不免稚气地笑了。

我从旁边的水瓶中掐了一朵绽放的杜鹃花，插于发髻之上，色彩鲜红艳丽，我侧过身去从各个角度欣赏自己镜中的倩影，一瞬间我仿佛又变回一个花枝招展、无忧无虑的女人了。

我正自顾自欣赏着，突然听到身后有声音，我转过头去，发现颢福穿着一袭宝蓝色龙袍正在门口站着。

他呆呆的，好久才反应过来，脱口说道：“母后，您穿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我脸上有些红，便沉下脸去掩饰自己的窘迫，“皇帝可不能这样取笑自己的长辈。”

颢福走过来，半是认真半是撒娇地说：“母后，儿臣说的可是真话。”

我不想在这件事上纠缠，便尽量装出自然的样子摘下头上的杜鹃花，脱下石榴纱衣，拾起地上的凤袍穿上，顿时沉甸甸的重量压在我身上，让我又变回了那位高权重的皇太后。

我缓缓地坐下，温和地问颢福，“皇帝找哀家有什么事吗？”

颢福笑了笑，说：“儿臣刚刚突发灵感，新谱了一首曲子，想请母后听听。”

颢福这孩子颇喜爱乐曲，并有些天赋，这不能不说是好事，只是不希望他过于沉迷才好。

我心里这样担忧着，却并未说出来，只是点了点头。

颀福命宫人取来了古琴，调好了弦，便低头弹奏起来。

只见他的双手修长白净，气度休闲自若，美妙的音符便缓缓地流溢出来。

一曲终了，他抬起头有些迫不及待地问我：“母后您觉得怎样呢？”

我微微笑了笑，拍手称赞道：“曲调如行云流水，听了叫人心情舒畅。”
然后我想了想，建议说：“只是不妨在高潮时再拨高两个音，琴声铮铮，说不定别有趣味。”

颀福来了兴趣，把琴推给我，自己从怀中掏出翡翠玉笛说：“希望母后指教一二。”

我们一同奏曲，不时停下来讨论，修改。

正在此时，有宫人进来禀告说南宫明有事要奏。

南宫明是我母亲的嫡亲弟弟，算起来就该是我的舅舅。今年我将他提拔为内给事，难道他此次是特意来道谢的么？我心里这样寻思着，叫如意把琴收了下去，扯平袖袍，正襟危坐。颀福也将玉笛收入怀中，坐于我身旁。

南宫明进入室内，对着我和颀福跪拜叩头，“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朝本来只对皇上山呼万岁，但后来颀福说：“朕如果福祚万岁，朕的母后至少该与朕同享万年。”所以之后再请安时皇太后便也冠以万岁之称，以示同享尊荣。

“起来吧。不知内给事前来所为何事啊？”因为是自家亲戚，所以我对他说话时语气要亲切些。

南宫明站起来，一脸喜气，激动地说：“皇太后，皇上，下臣家偏院的一棵枯树根上今日竟长出了几只紫芝。这是喜兆啊！象征着新帝继位，天命所归，国运昌盛啊！”

“真的？！”我一听来了兴趣，连忙放下手中的茶，问道。

南宫明点了点头，回道：“下臣不敢欺骗皇太后和皇上，一切所言属实，皇太后派人去臣府一看便知。”

我微微点头，心中泛上对此瑞祥之兆的喜悦，因为这能增加皇上乃天命所归的威望。

“这等奇事哀家定要亲自前去看一看。”我转头吩咐菟丝说，“你下去让钦天监查一查近日哪天适宜出行。”

过了一会儿菟丝回来了，低眉回道：“回皇太后的话，钦天监说两日之后正适宜出行。”

“那么就两天以后好了。正好哀家许久没有出过宫了，也可以当做去你府上体察一下臣子的生活，只是不要铺张浪费，一切从简就好。”我站起来走到南宫明面前吩咐道。

南宫明连连点头应是，待我说完后他却又抬头看皇上，恭谨而小心地问道：“不知皇上是否也会驾幸臣府？”

颢福不知在沉思着什么，手无意识地摩挲着玉笛，听见南宫明发问，啊的一声，有些茫然。

我看南宫明的意思是盼望着颢福也去，于是转头对颢福说：“皇帝也总是憋在宫中，不妨陪哀家出宫看看如何？”

颢福也没有深思，听话地点了点头答应了。

南宫明的眼底闪过一丝喜色。